

崇贤文化丛书

爱的承载

CHONGXIAN WENHUA CONGSHU-AIDE CHENGZAI

王跃田◎主编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爱的承载

王跃田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承载 / 王跃田主编. — 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2. 12

(崇贤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81140-660-3

I. ①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1338 号

爱的承载

王跃田 主编

策划编辑 沈 娟

责任编辑 沈 娟 罗丁瑞

责任校对 周敏燕

封面设计 王妤驰

责任印制 汪 俊
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14 千

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1140-660-3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804227

序

“三八放歌”——《崇贤文化丛书——爱的承载》 华东

崇贤，崇尚贤德之地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流转千年的大运河水，滋养了崇贤女子特有的气质：大气开阔中透露温婉精致，水韵灵动中不乏坚强自立，既有“走出去”看世界的满怀豪情，又有“请进来”打天下的家园情怀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成长的崇贤女子，以“贤德”为立身之本、处世之道，并以其特有的才气，诠释着“贤德”的丰富内涵。

崇贤女子，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崇贤人，有的是因爱情在此生根成家的，有的是因工作在此流连辗转的。她们因各种机缘在此停留驻足。无论是北大、复旦的学子，还是女记者、女教师，她们都与崇贤有着一份不解之缘，受崇贤水汽氤氲，受运河文化熏陶，并因着对文学的极大热情，集成千万灵气于《爱的承载》。

这本书里反映了崇贤女子用自己的双眼和心灵感悟的崇贤，感悟的生活，感悟的大千世界，感悟的人世间宝贵的真情。这里讲

述与崇贤有关的大小事,《方言,是故乡的线》里描写的在异乡里听到熟悉家乡话时涌起的情感,《沾桥情缘》里发生在乾隆下江南时登踏过的沾驾桥边的故事。这里反映了江南水乡的农村生活风貌,如《卖桃》里作者儿时在农村卖桃经历,《苦夏》里的炎炎夏日的“双抢”生活,虽然辛苦却不乏纯粹的快乐。这里讲述生活中的细微感悟,如《小惊喜》里作者唤起每一个人生活中的小惊喜,哪怕是在厨房里煮饭,哪怕是饭后散步,都应该去珍惜。这里记录世界上的不同风景,从描写地中海之滨的《圣地游记八题》到十九岁小姑娘背包独行大不列颠岛的《雾都冬日》,崇贤女子用文字带着我们行遍了许多地方,看过了许多美景。这里还承载着人间真情,《爷爷的枇杷满满的爱》里流露的爷孙之情,《和女儿一起成长》里的母女之情,《我与婆婆》里的婆媳之情,《在崇贤教书的日子》里传达的师生之情……

——这是女人心中的情,也是女人心中的歌,我且称它为“三八放歌”。

二十余万字的《崇贤文化丛书——爱的承载》,是一本崇贤女作者散文集。它虽称不上一本巨著,却是女作者们对崇贤一份深厚感情的沉淀。她们都对崇贤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贡献了力量。书中的一篇文章好比母亲的脐带,为崇贤源源不断提供营养,传承着崇贤文化,滋养着崇贤文化。

诚然,在传承崇贤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做得还不够,但耕耘崇贤文化、繁荣崇贤文化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,并把它写进了崇贤今后发展的六条主线中。《爱的承载》是反映崇贤人文特色的《崇贤

文化丛书》中的一本。它的出版既是记录和反映不同时代、不同年龄、不同行业的崇贤女子的精神面貌，崇贤人的精神风貌，又为崇贤百姓提供了家门口的文化食粮，也为社会上更多的人认识、关注和感悟崇贤文化提供途径。

期盼勤劳聪慧的崇贤女子，用你们的心灵描绘出更加灿烂美好的新崇贤，使崇贤的女性文学，成为崇贤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对这些为崇贤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崇贤女子们道一声“谢谢”。

序

爱的
承载

目 录

序

001 | “三八放歌”——《崇贤文化丛书——爱的承载》

第一章 · 记忆针脚

- 003 | 苦夏 · 沈芳娣
- 009 | 卖桃 · 沈芳娣
- 013 | 青春的印记 · 董福英
- 018 | 经历——我的 1986 · 俞建莉
- 026 | 十年 · 沈蓉燕
- 029 | 2009 年 1 月 4 日的日记 · 沈芳娣
- 031 | 光阴的故事 · 俞建莉
- 036 | 麦垛上的音符 · 徐艺婷
- 040 | 崇贤这旮旯 · 赵一君
- 043 | 创造美好的回忆 · 唐建英
- 046 | 回忆花一般的童年 · 董福英
- 048 | 岁月深处有支歌 · 沈燕芳
- 050 | 过年的滋味 · 许莹
- 053 | 漫游童话——苏州乐园游感 · 何建兰

目
录

爱的
承载

第二章 · 温柔旅途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57 | 圣地游记八题 · 李蕊 |
| 073 | 雾都冬日 · 马依草 |
| 077 | 厦门之行 · 董艳 |
| 079 | 大爱无言 · 董福英 |
| 082 | 随便养养 · 俞建莉 |
| 086 | 艳遇 · 俞建莉 |
| 089 | 行走的幸福时光 · 王燕 |
| 092 | 丽江游记 · 许莹 |
| 097 | 春节四日帝都游记 · 许莹 |

第三章 · 故土风情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05 | 沾桥情缘 · 郑冬来 |
| 114 | 方言,是故乡的线 · 徐艺婷 |
| 116 | 情到深处哪怕他乡 · 赵一君 |
| 118 | 在崇贤教书的日子 · 徐仲兰 |
| 124 | 家旁边的那条河 · 吴小伟 |
| 126 | 记忆中的荸荠 · 吴小伟 |
| 129 | 归乡的梦 · 沈蓉燕 |
| 133 | 团聚是福 · 马依草 |

第四章·茶言观色

- 137 | 爱的承载·董福英
- 140 | 不惑之年·董福英
- 142 | 好梦自酿·董福英
- 144 | 幸福的价位·董福英
- 146 | 成熟,从不报怨开始·董福英
- 148 | 人生是一个解题的过程·董福英
- 150 | 学会去爱·董福英
- 152 | 幸福的沸点·董福英
- 154 | 女人四十·董福英
- 156 | 曾被我当“耳边风”的话·董福英
- 158 | 随性,是一道风景·徐艺婷
- 161 | 其中有乐而乐在其中·沈从乐
- 163 | 静静的夜啊,睡不着觉·俞建莉
- 167 | “幸福”需要自定义·吴汀
- 170 | 不是只有花才美的·吴汀
- 172 | 放大的“幸福”·吴汀
- 174 | 有爱的花香不过敏·吴汀
- 177 | 给自己一份柔软时光·吴汀
- 180 | 原味爱情·吴汀
- 183 | 微笑的魔力·吴小伟

- 185 | 踩着泥地站起来——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内心独白 · 周丽娜
- 188 | 关于近视眼的 N 个笑话 · 沈芳娣
- 191 | 活着就是幸福 · 王燕
- 194 | 最快的速度不是跨越 · 唐建英
- 198 | 愿此成韵 · 马依草

第五章 · 五味生活

- 203 | 求医小记 · 徐艺婷
- 207 | 让生命以自然的方式到临 · 俞建莉
- 210 | 期待“发帖演讲”的自信与自由 · 赵一君
- 213 | 对《倚天》爱情的另一种解读 · 黄文婷
- 217 | 幸福的剪报 · 吴汀
- 220 | 爱碗记 · 吴汀
- 222 | 厨房里的“舞蹈” · 吴汀
- 224 | 萝卜干 · 吴汀
- 226 | 炖蛋里的学问 · 吴汀
- 228 | 尖叫的萝卜 · 吴汀
- 230 | 小惊喜 · 吴汀
- 232 | 爆米花的温馨 · 董福英
- 234 | 葡萄酒名的尴尬 · 刘秋凤
- 236 | 公园街角的猫 · 许莹

- 239 | 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个冈底斯·许莹
242 | 梅雨季节·许莹
246 | 星期天的早晨·姚水萍
248 | 重温《泰坦尼克号》·过媛

第六章·家的滋味

- 253 | 家·赵一君
255 | 我的小脚母亲·赵春梅
259 | 奶奶是低碳达人·赵一君
262 | 爷爷的枇杷满满的爱·顾晓燕
264 | 佩服女儿·沈芳娣
266 | 孩子,热爱书籍吧·沈芳娣
268 | 和女儿一起成长·王燕
274 | “后来的”外公有点倔·王燕
278 | 一则父亲给我从小讲到大的故事·董福英
281 | 幸福与浪漫无关·董福英
283 | 您拨的电话正在通话中·俞建莉
287 | 儿女不懂父母的理想·吴汀
290 | 父亲·吴小伟
293 | 手镯·吴小伟
296 | 我与婆婆·刘秋凤
298 | 思念奶奶·唐建英

麦明永致

第一章·记忆针脚



苦夏 | 沈芳娣

在中医学里,进入夏季后由于气温升高,出现胃口下降、不思饮食、身体乏力等症状,谓之“苦夏”。

可是,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,夏天的酷热难熬又算得了什么呢?比之于炼狱般的“双抢”,那点苦真的可以忽略不计。

“双抢”什么意思?现在的小孩可能都不知道了,即使他(她)来自农村。很简单,“双抢”就是抢收、抢种的意思。现在想来,这个“抢”字用得真是恰如其分。可是如果能在一天内,哪怕一个星期一鼓作气,不吃不喝能够抢完,那么,我还不至于叫它“苦夏”。没有,它要让你在7月中旬至8月中旬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每天像牛一样(其实哪有牛那么舒服)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对了,日落也还不得息。

我的老家在仓前,记得我参加工作后,单位常组织去兴修水利什么的。他们看我出工又出力,常夸我:“山里姑娘到底结棍(厉害)!”我心说:“我们那里哪有山呵?哦,对了,山是有几座,不过都是点缀。大多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呀,全国第一座‘四无’粮仓就在

我们仓前。”

分田到户时，我们那儿按人头分田，每人一亩两分，我家五口人，共计六亩。再加上租了四亩，刚好十亩整。十亩早稻，要收上来；十亩晚稻，要种下去。这个抢收抢种呀，每年保管你蜕一层皮。

我十三岁时被正式拉上“战场”，结束在家“晒谷老太婆”的日子。在家晒谷、洗衣、做饭，搞后勤，我谓之“晒谷老太婆”。这一任务一般都由奶奶辈的人来完成。我奶奶跟着叔叔家过，所以这差事一直归我。我早就对这活气闷煞了，你道为何？俗话说“杂活不显功，累死老长工”，晚上看着“雄赳赳、气昂昂”回来的姐姐，像“老山前线打仗回来的英雄”（妈妈语）。我呢，明显是个小字辈，靠边站！好了，现在我也成了“整劳力”了，“晒谷老太婆”的生活被“候补委员”——弟弟正式接任。

记得第一天，是割早稻，我还穿着一件平时上学穿的半新的花衣服。很快，花衣服湿透了，草帽罩在头上，像闷着个锅盖。去你的吧！我随手就把它飞在三四米开外的田塍上。炎炎烈日下，我的脸上开始发红，继而发烫，后来“双抢”一过，晒得像“包公”一样。爸说：“戴上草帽，省得到时晒得乌泥赤黑！”我潇洒地说：“不要紧，黑才好，健康嘛！”爸后来就称我为“健康牌皮肤”（二十载后的今天，女儿参加校体训队，我跟她说：“要晒黑了，戴个帽子吧！”她的回答竟跟我当年如出一辙）。下午，看到“晒谷老太婆”弟弟来送“补给”，不禁喜不自胜。你问“补给”是什么？嗨，无非是茶水，还有番薯一类的东西。那时，实在没得吃，就煮几个番薯。谁知道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番薯现在居然成了好东西！

这块田有一亩多，割到晚上十点多才收工。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，蛙鸣虫吟声中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不禁哼起了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……”一派田园牧歌情调。

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的道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爸爸只有打稻时在，有时正打稻呢，还被人叫去帮忙。帮什么呢？开手扶拖拉机耙田呗。我家有辆专用于耙田的拖拉机。每到夏天，爸爸肯定花上两三天的时间，“叮叮咚咚”地修理维护一下，“双抢”它要出大力的。妈妈呢，也只有一些零碎的时间花在自家田里，一半时间都是打工——帮人家割稻、种田，赚钱。

现在想来，十亩田对于爸妈来说，也许算不上什么，从集体到单干，在爸妈的字典里，已没有“苦”这个字，他们一心要做的是，如何使这个家奔上小康之路。那时的爸本来就瘦，一到“双抢”，更是眼窝深陷，瘦得皮包骨。方圆一带，爸的忠厚诚信有口皆碑。人家的拖拉机耙田耙两遍，爸至少耙三遍，直至泥块变细碎，插秧时就不硌你的手了；而且，收费公道。所以，邻近村里都来叫爸去帮忙。有时，晚上十二点多还有人来叫爸去耙田，熬个通宵也经常有。真的，有时想想，待父母再怎么好，也都不为过。

一个星期下来，好多稻田都已收割，只留下短短的稻蒲头，乌蚊子开始成批地飞来。收割和插秧，一般都是穿插进行。特别是在插秧时，太阳还没下山，乌蚊子就来轰炸了。我是属于惹蚊子的人，头发里、脸上、脖子里，早已被咬得一块块了。再加上忍不住要去抓，整个人弄得像个泥猴一般。因为晚上凉快，也利于新插秧苗生长，所以我们种田往往要到很晚才回去。在我们那里，通宵插秧

的人家也有。

稻子收割好,稻草做成把,拖到田边地头晒着,田里放进水,拖拉机就来耙田了。接下去一件事情,现在好多人肯定会感觉恶心,但那时的我们好像根本无所谓。什么呀?扔猪窠、羊窠(猪羊棚里的垃圾)!这些垃圾,事先从猪棚、羊棚里用土筐担出来,堆在田头,等耙好田,就把这些东西用手四散抛撒在田里。这里都有什么呢?无非就是猪粪、羊粪一类的东西,夹杂着垫在猪羊棚里的腐烂稻草,有机肥呀,水稻的滋补品!

撒好猪羊窠,爸再用铁耙把田平整一下,就可以插秧了。那秧从何来呢?到秧板上拔呗!拔秧的事情一般都交给爸妈。比如早上四点多,我们还在梦乡里时,他们就出去了。到六点钟,妈回来烧好早饭,叫醒我们时,秧已经插半天了。余下的,爸一人拔秧,我和姐插秧。因为爸老是被叫去耙田,往往拔的秧不够我们插的,我们就去拔。我们那里拔秧都是“双管齐下”,就是双手齐拔。嗖!嗖!嗖!跟双枪手一个道理。所以到崇贤工作后,一次农忙季节,在同事家小露了一手,同事们惊叹不已。其实,这在我们那儿根本不算什么。

撒过猪羊窠的田里真的是很肥。当你正一门心思插秧时,不经意间,会感到腿上有点痒。你一瞧,哈,肥肥大大的一条蚂蟥(水蛭)正吸附在你腿上呢!下面一条淡淡的血痕,让你吓得尖叫,在田里蹦跳!可那没有用;咬紧牙齿,狠狠地去拽它呢?也没用。教你个办法,呶,只要“啪”一下打下去,它就晕头转向,一骨碌掉下来了。

这还不算什么,最难弄的应该数“饭雀”(水蛭的一种)。“饭雀”